

# 亭亭白莲

(香港) 岑凯伦著

台 声 出 版 社

# 亭亭白蓮

(香港) 岑凱倫 著



台 声 出 版 社

亭亭白莲

(香港) 岑凯伦

台声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 7.75印张 170千字 1989年11月第一版

198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0000册

ISBN 7-80062-107-3/I·191 定价：3.30元

## 《亭亭白莲》内容简介

年青貌美的女歌星白莲，生于澳门，自幼丧父，随母改嫁。

后父是个下流凶暴的酒徒，三番两次想占白莲的便宜。当白莲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与她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欧阳槐君后，却得不到他的谅解，在痛苦与绝望下，白莲离开了欧阳槐君。

到香港，白莲靠她的努力及天赋，很快便成为红极一时的歌星。同时，也得到出身豪富的琴师张之远的深爱。正当他俩爱火燃烧，正准备结婚时，不料张家父母反对这门亲事，而白莲昔日恋人欧阳槐君又在她生活中出现了。啊！亭亭的白莲，在这瞬息万变的生命之旅中，究竟命运怎样？归宿又如何呢？

# 1

“白莲小姐在吗？”艺术歌剧院的节目总监施宝生额头在冒汗。

“她在换衣服。”其中一个艺员答。

“我要见她。”施宝生边说边走进后台。

他两个助手许甫和许明兄弟跟在后面。

白莲是艺术歌剧院的红歌星，不仅嗓子甜美，台风更是大受观众欢迎，今晚演唱完毕，正卸妆准备离去。

“施主任，有什么事？”她转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问。

“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”施宝生说。

“王宝钏女角张凤至今未回来，施主任想请你客串一次。”许甫陪笑脸说。

“她会及时赶上。”白莲微笑时，两个梨涡迷人。

“张凤没责任心，她跟男角龃龉，大概不会回来。”许明帮腔说服她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空。”她说着站起来。

“白莲，这次当帮忙我好不好？”施宝生苦着脸，节目有错失或演出者失场，老板会向他责难。

“施主任，我有约会，对不起。”白莲说着飘然离去。

“她是什么东西？哼！忘本的臭丫头！”施宝生待关门声响过随着谩骂。

“她太过份！”许甫半是迎合施宝生，半是由衷的激愤。“白莲做人没转圜余地。”

“她合约快满了，别再跟老板说和她续约。”许明讨好施宝生说。

“我会对付她，不过……”施宝生沉吟说：“几个老板对她都很欣赏，还准备调整她下次约的报酬。”他想到另一些问题。

施宝生的身材矮小，头脑缜密，精明能干。

“现在王宝钏一剧怎办？”许明立刻想到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“叫贾梦代张凤，勉强演一场算了。”无法可想，只有随便派一个女歌星上场。

“白莲真的走了？”提场的醒叔进来，大概是在外边听到消息。

“她走了。”许甫两手一摊说。“现在让贾梦代演。”

“她一点不给面子？”醒叔有点意外。“我去吩咐那小丫头，说不定她会成功。”

他跟贾梦有交情，不由雀跃，“张凤这种工作态度，真令人讨厌。”他说着离去。

“艺术非一朝一夕能够成功，自己有真功夫，还要有表演机会，最重要是观众能接受。”施宝生窃笑醒叔天真，他对贾梦的前途不乐观，她容貌，表情，声线都不俗，可是还缺乏大将风度，不能吸引观众注意。

艺术界的人，很多有天才和敏捷头脑，可是人也变得敏



感了。

许氏兄弟也不例外，他们听了施宝生的话，立刻想到他不喜欢贾梦。

“我们出去看看贾梦的表演。”施宝生感到白莲的化妆室空气沉郁，令他窒息。“希望观众没有不满意。”他自语道。

“我回头再打电话找张凤，叫她给你一个答复。”许明伶俐地说。

“立刻写信到新加坡，接纳夏仙的要求，叫她立刻准备来香港，我们迅速替她办入境手续。”施宝生吩咐许甫说。

夏仙是新加坡红歌手，施宝生有意聘请她来香港代替张凤，她善唱抒情歌曲，足以跟白莲分庭抗礼，这一来足以充实艺术歌剧院阵容，也可对付白莲漠视他的存在。他考虑以前跟夏仙谈过条件，她索酬太高，施宝生觉得不化算，没给夏仙肯定答复，这次他决定聘请她，目的在对付白莲和张凤。

“孟老板回来通知我，要谈谈给夏仙先付上期薪水，还有张凤的事，我要听听他的意见。”施宝生补充说。

艺术歌剧院气派豪华，开幕以来，晚晚客满，在这儿表演的艺员，很快就受到观众欢迎，是成名捷径。

施宝生是节目总监，在艺术歌剧院潜有势力。在孟老板面前说话也有影响力。

贾梦替张凤演王宝钏，显得有点怯场，气氛大为失色。幸而男角处处维护，才不致给观众看出破绽。跟张凤比较，大为逊色。

观众失望，张凤在艺术歌剧院拥有号召力是无法推翻的事实。

孟老板知悉张凤失场，大为担忧。

施宝生把聘请新加坡女歌手夏仙的事向他报告，并谈到白莲不肯代张凤上场的事。“你以前说过夏仙条件太苛，照我们的收费不化算。”孟老板虽不愿意，但尊重施宝生的意见。

他炯炯双眼坚毅地瞧着孟老板。“我已再三考虑，目前张凤跟那日本男明星打得火般热，工作态度很差，上演新剧时常抽不出时间彩排，为了这事，男角常出怨言，据在场的人说，他们今天又发生剧烈的齟齬，她竟失场。”施宝生说着叹了口气：“白莲越来越骄傲，各方面情形都不乐观。张凤和白莲是观众偶像，她们偶闹别扭，阵容便失色，损失的是艺术歌剧院。未雨绸缪，虽然多花点钱，夏仙来港有号召力，也可稍挫她们的傲气。”

孟老板觉得施宝生说得还合情理，便没异议。“张凤和白莲是难得人才，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她们。”

“我们对张凤的工作态度不能不闻不问，若加纵容，影响其他工作人员，失场是不可宽恕的。”施宝生的视线停留在他脸上。

“我们要采取铁腕政策，宁可冒失去她的危险。”孟老板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除非她保证以后不失场，否则取消合同。”施宝生思忖着说：“张凤失场影响我们信誉，她该赔偿损失。唯一顾虑的是目前未找到适当人选接替。”

“白莲为什么不愿意演王宝钏？”孟老板十分喜欢白莲。“如果由她演出，相信不比张凤逊色。”

“她太骄傲！”施宝生冷哼一声。

“有才能的人都有怪脾气。”他喜欢一人时，对方弱点



不会重视。“她的工作态度认真，勤恳，是个好女子。”

施宝生却不以为然，他阅历深，鉴貌辨色，知道自己的话不会有作用，索性缄默不言。

“明天请你签发支票给夏仙，这事要立刻进行。”

娱乐界行业，变化往往出人意外，黑毛丫头飞上枝头便作凤凰，当红的歌手，也会受排挤，一泻万丈，变得贫穷潦倒，饔餐不继；如果不错过机会，他们比干其他行业的生活是过得富裕的。

## 2

“张老师，我们再来一次。”白莲倚在钢琴前练歌。

张老师本来预备离去，听说又重坐下。

她长得清秀脱俗，乌黑的眸子使人心弦颤动。“我的嗓子怎样？有点进步吗？”唱罢一曲，问他。

“你进步神速，四年前教你唱歌，喉咙沙哑，不懂运气，现在已达世界水平。”张老师年纪已二十八九岁模样，是艺术歌剧院的琴师。

“是你教导有方。”白莲绽嘴一笑说：“要喝杯咖啡？还有栗子蛋糕。”

“我不客气了。”他说着跟着她走过隔壁客厅。“俏姐去买小菜？”他想起今天未见过白莲的佣人阿俏。

“她回乡，下星期才回来。”她在厨房提高嗓子。“她的替工很不小心，熨焦我的衣服，总是给我添麻烦，索性打发她离去。我一个人在家，家务简单，在外国也难聘到佣人，做女人总要打理家务。”白莲说着捧着银盆出来。

张之远从银盆拿过两杯热腾腾咖啡。“很香。”浓郁的咖啡味扑鼻吹来。

她用银饼夹端起一块栗子蛋糕，“试试我做的蛋糕？”

她补充说：“希望不太难吃。”

“很好。”他不断点头。

张之远有一副孩子脸，纯洁可亲永远是那么愉快。跟他一起，白莲说话不必小心谨慎，他年纪比她大，可是在她心目中，视他如小弟弟，歌唱方面，他又可做她导师。

“你怎么会干这行业？”白莲边用银匙拌着咖啡边问。

“我自小喜爱音乐，念书时就有这倾向，爸妈见我有兴趣，聘了教师教我学钢琴，他们想不到我会当起乐队领班来，如果早知道，一定不会给我学琴。”他笑了，没有说下去。

“你现在是香港规模最大的歌剧院乐队领班，前途无限。”她优闲地说。

“男人干这行工作没多大出息，俗语说女子怕嫁错郎，男子怕入错行。”张之远苦笑说。“我的职业最大毛病是既不稳定也没前途。”

“女子当歌手也不能作永久职业，年老色衰，卖坐便大打折扣，而且潮流过去，很多当红的歌手也没人一顾，听众是残酷，喜欢新鲜，一旦不为时尚，便站不住。”提起前途，白莲也有同感。

“女子终归比男子好，当红时积蓄几个钱，便不用为未来日子忧愁，男子年纪大了要结婚，负担家庭的生活。”

“原来你这样有头脑，我一向以为你只对音乐有见地。”她天真地凝望他。

张之远觉得白莲象纯白的花朵般高洁。“白莲是你的艺名吧？”他以前没问过她。

“你猜得对。”她眨动浓长微翘的睫毛，衬托着黑白分明的眸子。

“你怎会想出这艺名来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以前我念书时，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：予独爱莲之出于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白莲低声念着。

“原来你采用这名字有着这么高深的意思。”张之远明白她出污泥而不染的意思。他微笑没做声。

“歌唱应该多方面发展，现在虽趋向国语时代曲，我以为你该兼顾西欧流行曲。”

“可……是……”白莲皱着眉头。“我的英文不行。”她感到腼腆。

“不懂的我可以教你。”张之远自告奋勇。

“我……”她面有难色。“我连发音也不正，会给人取笑。”

“你可以信任我，如果发音不行，不会让你上台丢脸，学学不要紧，可以暂时唱一两首。”他以为白莲年纪青青，应该有更大的发展。“后天我先给你选一首英文歌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不愿意？”他愕然问。

“还是过些日子再说。”白莲显然不高兴学英文，故意推辞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张之远迷惑，转念间又笑道：“我暗里给你起了个绰号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她见他忍俊不禁，不由追问。

“吸血鬼。”他放胆说出来。

“怎解释？”白莲仍不明白。

“四年来你练歌从不间断，从未试过旷课，迟到或早退，一个钟头时间没白花一秒钟，你学习的态度象吸血鬼，

拚命学取我所知道的一切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解释。”她笑了。“你讨厌这样的学生？”她瞟他一眼说。

“别误会，我敬重你这学习精神。”张之远正经说：“闲来无事，我在家也喜欢练琴，这是我生命唯一的乐趣，晚上工作从不疲累，多陪你练习不打紧，每个音符有我的灵魂和血液，你漫声随着节拍低唱，等于分享我的快乐，能有快乐和人分享是最值得高兴的事。”他不厌其详解释。

“谢谢。”她由衷说。

“你这吸血鬼自动放弃学习机会，叫我不明白。”他熟不拘礼说。

白莲感到一阵辛酸，泪珠簌簌落下。

“我说错了？”张之远不由着慌，不知什么开罪了她，白莲为人豁达，爽朗，怎地心胸忽然变得这么狭窄？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叫你这不雅的绰号。”

她猛地摇头，哽咽的：“我不是为了这个，我没责怪你。”

“你为什么忽地这么伤心？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助你。”

“我……没有你这么幸运，坦白告诉你，只念过四年小学，中文程度很差，英文更谈不上，我只懂二十六个英文字母，你要我唱英文歌，岂不跟我开玩笑！”

白莲惨笑，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。

“很多伟人也只念过几年书。”张之远安慰她，她以前说过是在澳门一家出名的女校念完中学。

“四年来我在别人面前一直说谎。”她惭愧地头儿垂得很低。



“你没念书也不是罪过。”他转念问：“你真的小学也没毕业？”

“我本来没勇气说出来，但你态度诚恳，感动了我。”

她抬头望着张之远，“请你保守秘密，我不要让人家知道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他立刻答。

“干我们这职业，只能逢人说三分话，很多时不能不虚伪，如果人们知道我小学没毕业会小觑我。”

“我很敬重你，人从困苦中挣扎，最值得人佩服，你聪明，才智可补学问不足。”张之远由衷地说。“你的字体和各方面的知识，都在中学毕业程度以上，你不坦白告诉我，任何人也猜不到你只有这样的程度。”

“这是我掩饰技巧功夫老到。”白莲咧嘴笑说。

“你别太谦虚。如果愿意学的话，我可以慢慢教你。你还年青，该多方面发展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根本不懂英文，怎可以唱歌？”白莲认为没可能。

“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作大胆尝试。”张之远坦诚而热情瞧着她。“我可以用中文注音。”

“我高兴试试。”她呷了口咖啡说。

“我听许甫兄弟说起，下个月新加坡红歌手夏仙来港，听说她善唱抒情歌，还能唱欧西流行曲。日本歌也懂得唱，她样子也漂亮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但临渴掘井，于事无补，我知道夏仙各方面的条件比我优越。”

张之远细看她的神情，一脸楚楚可怜，跟平时的高傲、自负迥然不同。



“你告诉我学艺等等的私事，视我如知己，我听到一些谣言，不能不告诉你。”他沉思片刻然后说：“许甫兄弟一天谈起，施主任很不高兴，那天你不愿替张凤上演王宝钏，他故意聘夏仙来港，目的是对付你，夏仙是新加坡红歌手，这次艺术歌剧院给她很优厚待遇，就算旺台，也不大合化算。”

白莲冥冥沉思，没说话。

“做人应该圆滑点，不该一口拒绝他。”

“谢谢你告诉我，我拒绝替张凤登场有苦衷。”她脸罩着愁云。

“你可以把原委告诉我吗？”张之远以为她在闹别扭。

“我没练过舞台功架，怎可以演王宝钏？献丑不如藏拙。我的名气不在张凤之下，她演她的成名剧，经验上我已吃亏，相形见拙，尽管人们误会我也没法，我不能把这番话告诉他们。”

经白莲说明白，他才恍然大悟。“你很聪明。”

“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，我不愿把自己名气冒险。”她对张之远倾吐了心事，沉重的心情顿感轻松。

“想不到你有此苦衷，施主任不了解你，”张之远同情她。

“施主任误会我不尊重他，我是无法解释的。”

“我时常感到恐惧。别人以为我什么都懂，其实我各方面的知识都很差，人不怕穷苦，最怕爬得太高。别人以为你博学多才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这是人最大悲哀，最痛苦的事。”停了一会，白莲感叹道。

“我今天才发觉你有更多可爱的地方。很多女歌手，所到场合都受到人家奉承、礼貌上的称赞，或者很多是言不由

衷，可是她们全部接受，自以为了不起。以前我误会你高傲、自负，但喜欢你的好学精神，今天才知道你那么谦虚、勤恳。”张之远目不转睛地瞧着她，感到跟她心灵这么接近，他从未试过有这样的感觉。

“过奖了。”她嫣然一笑。“人们礼貌上的称赞，我不会放在心上；只是更加勤奋，时过而后学，则勤苦难成，如果我小时候有机会念书多好。”

“我会帮助你。”张之远热情地凝视她。

白莲接触他诚恳、关怀、热情的目光，片晌失神，瞬即又回复平静。

他看看腕表。“我要走了，谢谢你的咖啡。”

“要去张凤那儿？”她随口问。

张之远点点头。“照约定练唱时间一定去，她近来很少在家，呆坐着很无聊，我宁可手不离钢琴，也不愿孤坐。”

“张凤跟那个日本男明星闹恋爱吗？”白莲好奇地问。

“天晓得。”他伸伸懒腰站起来。“张凤为他牵肠挂肚，上场也是匆忙得很，怎知他们将来如何？目前吃亏的是张凤，除非他们打算结婚，她要作归家娘，无可厚非，要不她的工作态度长此下去，以后很难立足。”

白莲浅笑着，没表示意见，她送张之远出门。

走进厅子，她伫立在窗幔前，愁思泛在心头，她为前途担忧，施宝生和许甫兄弟有意排挤她，思忖着该用什么办法应付？冥冥沉思，愁千斛，泪双垂。

# 3

她在干诺道港澳码头买了一张五点三十分水翼船票，看腕表已五点钟，立刻坐的士回家。

白莲在抽屉捡出身份证、回港证，还带了睡袍和毛巾，牙刷，把杂物塞在一个旅行袋。

“孟老板在吗？”她摇通电话问。

“还未回来。”对方答。

“施主任和许甫、许明在吗？”她想了一想问。

“他们要晚上才回来。”

白莲放下话筒，立刻摇电话到孟老板家里。
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刚巧是孟老板接听。

“我近来身子不大好，请一个星期假，我想到澳门走一趟。”

“我们歌剧院没你登场怎成？”从他语气的表现，是十分尊重白莲。

“新加坡的夏仙小姐昨天已到港，今晚有她登场，我想趁机休息，以前一直不敢请假，深恐影响生意。”她说得婉转。

“你什么时候动身？”孟老板关怀地问。